

新中文學庫
晚明小品文選
第ニ冊
朱劍心選註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費目

本讀充補文國學中
集一第
選文品小明晚
冊二第

者編主
軸寄張音叢丁五雲王

行發館書印務商典藏
國立虎尾高級中學圖書館
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

卷三 序跋之二引，題詞，跋，書後，自記。

姚元素黃山記引

黃汝亨

我輩看名山，如看美人，顰笑不同情，修約不同體，坐臥徙倚不同境，其狀千變。山色之落眼光亦爾，其至者不容言也。

庚戌春晚，予游黃山。○有記，自謂三十六峯之美略盡；而元素後予往，以秋月所爲記簡而整，有與不同者，取境使然。海子光明頂上，元素獨饒取；而予所快覽丹臺之雲氣，與石筍上下之峯幻，元素不盡也。雖然，亦各言其美也已。夫美人入宮見妬，而吾輩入山豈相妬耶？書之發覽者一笑。

○黃山，在安徽歙縣西北，跨太平縣界，有三十六峯。

偶語小引

黃汝亨

孔肩心澄一泓，筆落衆妙，箸作非一種；忽有搖落不偶之感，乃作偶語。爲是不偶，而寓諸偶。○風緒觸物，靈籟相宣。○予戲謂孔肩：「此豈澤畔之吟，出於憔悴；○當是苧蘿美人，病而生顰。○顰乃益美耳。」

○古以際會爲偶，不遇於時爲不偶。偶雙數也，謂與人相合也。○謂文詞之生，如物之遇風而發聲，有同乎自然之音，卽莊子所謂「天籟」是也。○史記屈原傳：屈原至於江濱，被髮行吟澤畔，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○苧蘿美人，謂西施。顰與贖同。莊子：「西子病心而贖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，歸亦捧心而效其贖。」

凌士重小草引

沈守正

士重，名家子，年少喜讀書，顧善病，又持佛弟子戒，不甚多作文，予三年不見其結撰。今年手一編示予，予且讀且快，如熱飲寒冰，晨起餐朱霞，醉飽之餘，

嘗江瑤柱一巒○也。

山之有嶧崿○也，石之有拳握○也，草樹之有梅竹也，書之有鳥爪蟲絲，
○畫之有與可雲林也，○詩之有韋孟郊島也，○見者莫不喜，喜而欲狂，唯其
趣異也。而不知者詆之曰奇，曰偏，曰小品。夫人抱遇往不屑○之韻，恥與人同，
則必不肯言儔人○之所言，而好言其所不敢言不能言。與其平也，寧奇；與其
正也，寧偏；與其大而僞也，毋寧小而真。士重之意，亦若是焉耳。士重持此以往，
足以雄伯；○況日新而變，又有不可知者乎？

○江瑤，蚌屬，肉不中食，而前後兩柱，以美味著稱，俗稱江瑤柱。一巒，言其微少。魏書：「嘗肉一巒，識餳中之味。」○嶧崿，言其險峻。○拳握，言其小。○秦書八體，其四曰蟲書，卽王莽時六書之烏蟲書。○文同，字與可，宋梓潼人。善畫竹及山水。倪瓈，字元鎮，自號雲林居士，元無錫人，善畫山水。○韋應物，孟浩然，孟郊，賈島，俱唐詩人。○邁往，勇往力行之意；邁與勤通，屑潔也；

不屑不以爲潔，蓋輕之也。故輕視之不加意曰不屑。
（八）儈人，衆人也。
（九）伯，同霸。

期山草小引

譚元春

己未秋闌，逢王微於西湖，以爲湖上人也。久之復欲還苕。
（一）以爲苕中人也。香粉不御，雲鬟尙存，以爲女士也。日與吾輩去來於秋水黃葉之中，若無事者，以爲閒人也。語多至理可聽，以爲冥悟人也。人皆言其誅茆結庵，有物外（二）想，以爲學道人也。嘗出一詩草，屬予刪定，以爲詩人也。詩有巷中語，閣中語，道中語，縹渺遠近，絕似其人。苟奉倩（三）謂：「婦人才智不足論，當以色爲主。」此語淺甚。如此人此詩，尙可言色乎哉？而世猶不知，以爲婦人也！
（四）

（一）苕，地名，今吳興界。

（二）物外，猶言世外，謂不與人事也。

（三）苟奉倩，名粲，三國魏穎陰人。語見

世說新語注引荀粲別傳。

（四）此言世人不知，而以爲尋常女子也。本文縹渺恍惚，殆類其人。

龔定盦記王隱君彷彿似之。

碧雲篇題辭

魏大中

余性好藝文，爲藝文者三十年，而無一字。好友生，[○]所居去遠之不五十里，得交者垂十五年，始一再相遇，而又不在五十里之內，在數千里之外。性好山水，三入燕而碧雲諸勝，未嘗過而問焉。如是而謂藝文、友生、山水之好，出乎其性，余幾不自信。一日，遠之緘其碧雲篇見示，讀之如盡遇其所欲自吐，與其欲吐而不能吐者，而行墨之間，暎見遠之眉宇。[○]西山爽氣，撲几席間。嗟夫！非藝文、友生、山水之好出乎其性，何以遇其所欲自吐與所欲吐而不能者，而見友生之眉宇於文章，而攬西山之爽氣於几席乎？然則遠之其有露吾性也已矣。吾幾不自信吾性，而一日而露於遠之之文。遠之之文何如哉！吾得遠之，而且以自信。遠之其無庸自疑矣。

[○]友生，朋友也。詩：「不求友生。」

[○]眉宇，眉端也。眉之於面，猶宇之於屋，故有眉宇之名。枚乘

文：「陽氣見於眉宇之間。」

花史題詞

陳繼儒

吾家田舍，在十字水中。數種花外，設土剗[○]竹牀，及三教[○]書。除見道人[○]外，皆無益也。獨生負花癖，每當二分^④前後，日遣平頭長鬚，^⑤移花種之。犯風露，廢櫛沐。客笑曰：「眉道人命帶桃花。」^⑥余笑曰：「乃花帶驛馬星^⑦耳。」幽居無事，欲輯花史傳示子孫，而不意吾友王仲遵^⑧先之。其所撰花史二十四卷，皆古人韻事，當與農書種樹書並傳。讀此史者，老於花中，可以長世；披荆畚礫，灌漑培植，皆有法度，可以經世；謝卿相灌園，又可以避世，可以玩世也。但飛而食肉者，^⑨不略諳此味耳。

○土剉卽土銼，爨器，如今之砂鍋。宋史：「土銼竹几，地無纖塵。」○三教謂儒、釋、道。○見道人，悟道之人也。○二分謂春分秋分，其時宜於種植也。○平頭巾名。唐書車服志：「隋文帝

有平頭小樣巾，百官常服，因於庶人。」梁武帝詩：「平頭奴子擎履箱。」長鬚謂奴也。見韓愈詩：
㊂命帶桃花，俗以桃花星爲凶星。命謂星運也。星家以男女有懷春意者，曰命帶桃花。
㊃驛馬星亦名天后。其日宜遠行，赴任，移居，此蓋謂勞碌也。
㊄王仲遵，名路，嘉興人。有花史左編。
㊅食肉，指達官庸俗人，見左傳『食肉者鄙。』

花史跋

陳繼儒

有野趣而不知樂者，樵牧是也；有果窳^一而不及嘗者，菜傭牙販^二是也；有花木而不能享者，達官貴人是也。古之名賢，獨淵明寄興，往往在桑麻松菊，田野籬落之間。東坡好種植，能手接花木。此得之性生，^三不可得而強也。強之，雖授以花史，將艴然^四擲而去之。若果性近而復好焉，請相與偃曝林間，諦看花開花落，便與千萬年興亡盛衰之轍何異？雖謂二十一史^五盡在左編一史中可也。

○竊，音愈，謂腐敗也。○牙，主互市者之稱。今謂商賈買賣之介紹者曰牙。牙，本互之訛，茲相承不能正矣。○性生，謂天性生成也。○艷，音弗，怒也。孟子：「曾西艴然不悅。」○二十一史，明以史記、漢書、後漢書、三國志、晉書、宋書、南齊書、梁書、陳書、後魏書、北齊書、周書、隋書、南史、北史、新唐書、新五代史、宋史、遼史、金史、元史爲二十一史。

葉君節秋懷詩跋

曹學佺

予觀詩說曰：「春至艷也，女感之而悲；秋至爽也，士感之而悲。」然非爽豔不能以相悅；豈二序涼燠，時顧顚自爲政耶？秋之色素，衷相喻者誰也？秋之韻長，興相屬者誰也？則非丈夫士不能，而非婦人女子所能辨也。

予復有說焉。詠美人者，必以花草；詠花草者，又必以美人。山水之佳者，固入畫圖；圖畫之佳者，又肖乎山水。是故國風好色而不淫，○相如言工於形似。○此皆詩家之正脈，韻士之極致也。

予甥葉君節，少年爽朗，剛腸素臆之士；乃其爲秋懷詩，則若寤寐美人，而馳情於佳冶者。雖曰「凜哉秋之爲氣」，殊輕柔宛轉，不勝可憐春也。此固文人所藉以遣其筆端，而漱芳含潤者；若必舉其人以實之，指其事而證之，則亦不但痴人前說夢耳矣。

○國風，諸侯各以其國之民俗歌謠貢於天子，而列於樂官者，是爲國風。謂其感人如風之動物也。孔子曰：「國風好色而不淫。」○司馬相如善辭賦，工於比擬。○見陶庵夢憶自序註十
三。（八八頁）

書草玄堂稿後

徐渭

始女子之來嫁于壻家也，朱之粉之，倩之顰之，○步不敢越裾，語不敢見齒；不如是則目之爲非女子之態也。迨數十年，長子孫而近嫗姥，於是黜朱粉，罷倩顰，橫步之所加，莫非問耕織於奴婢；橫口之所語，莫非呼雞豕於圈槽；甚

至齶齒而笑，○蓬首○而搔。蓋回視向之所謂態者，真赧然以爲裝綴取憐，矯真飾僞之物；而娣姒○者猶望其婉婉變變○也，不亦可歎也哉！

渭之學爲詩也，矜於昔而頽且放於今也，頗有類於是；其爲娣姒晒也多矣。今校酈君之詩而悅然契，肅然斂容焉，蓋真得先我而老之娣姒矣。

○倩音遺，美在口輔也。詩：「巧笑倩兮。」挈與噲通，眉蹙也。○齶齒而笑謂婦人媚態。梁冀妻孫壽能齶齒笑，見後漢書。註謂若齒痛不忻忻。○蓬首，髮亂如蓬也。詩：「自伯之東，首如飛蓬。」
○娣姒，妯娌也。○婉變，少好貌。詩：「婉兮變兮。」

自題詩後

鍾惺

李長叔曰：「汝曹勝流，惜胸中書太多，詩文太好，若能不讀書，不作詩文，便是全副名士。」余憮然曰：「快哉快哉！非子不能爲此語，非我不能領子此語；惜忌者不解，使忌者解此語，其欲殺子，當甚於殺我，然余能善子語，決不能

用子語；子持子語歸爲子用，吾異日且用子語。」數日後，舉此示友夏，友夏報我曰：「長叔語快，子稱長叔語尤快；僕稱長叔與子語快者，語亦復快。」

夫以兩人書淫詩癖，而能嘆賞不讀書不作詩文之語，則彼能爲不讀書不作詩文語者，決不以讀書作文爲非也。袁石公有言：「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。」此語與余頗同。昔人有問「長生訣」者，曰：「只是斷欲。」其人搖頭曰：「如此，雖壽千歲何益？」余輩今日不作詩文，有何生趣？然則余雖善長叔言，而不能用，長叔決不以我爲非；正使以我爲非，余且聽之矣。

○友夏，譚元春字。○書淫，晉書皇甫謐傳：「耽玩典籍，忘寢與食，時人謂之書淫。」詩癖，梁書簡文帝紀：「七歲有詩癖，長而不倦。」○石公，袁宏道字。

牆東○詩自記

吳伯裔

牆東一隙地，可二畝許，誅茅夷險，繚以土垣。垣外雜種榆柳，夾桃花其中。

春三二月以紅綠綺分，燦如也。門前植清槐四三，蔭可半畝。中構一小屋，不數椽。東西虛兩窗，前後相望。竹牀瓦几略具。名花異卉，苦不能致。周垣內種椿二百本，間以杏花椒棗花。萱草成行，行內又復兩分，則榴花、丁香、紅白梅、木槿、雜花不必對偶，成列而已。屋後竹數竿，纔抽青柏數十株，方出牆。暮春休夏，時息其中。蔭滿苔砌，衆鳥欣託。或微雨南來，好風與俱，獨酌短吟，悠然有會。○出門望平疇，五穀垂穎，梁廡鋪棻。或與老農說農事，亦不減無懷葛天民也。○故取生平所爲詩名之，以自附王公之後。「牆東」者，余城西三十里田居也。

○牆東，後漢王君公，遭亂，僧牛自隱。時人爲之諺曰：「避世牆東王君公。」即此詩之取義。○

以上六句，本陶淵明讀山海經詩意。孟夏草木長，遠屋樹扶疏。衆鳥欣有託，吾亦愛吾廬。既耕亦已種，時還讀我書。窮卷隔深轍，頗迴故人車。歡言酌春酒，摘我園中蔬。微雨從東來，好風與之俱。汎覽周王傳，流觀山海圖。俯仰終宇宙，不樂復何如！○無懷葛天，皆上古無爲之世之君長也。

陶淵明五柳先生傳：「無懷氏之民與葛天氏之民與？」

卷四 序跋之三題畫

西湖臥遊圖題跋四則

李流芳

冷泉紅樹圖

余中秋看月於湖上者三，皆不及待紅葉而歸。湖上故人屢以相嘲，余亦屢與故人期，而連歲不果，每用悵然。前日舟過塘棲時，見數樹丹黃可愛，躍然思靈隱蓮峯之約，今日始得一踐。及至湖上，霜氣未遍，雲居山頭千樹楓桕，尙未有酣意，豈余與紅葉緣尙慳耶？因憶往歲忍公有代紅葉招余詩，余亦率爾有答，聊記於此：

二十日西湖，領略猶未了。一朝別子歸，使我意悄悄。當我欲別時，千山秋

已老；更得少日留，霜酣變林杪。子嘗爲我言：「靈隱楓葉好，千紅與萬紫，亂插向晴昊；爛然列錦繡，森然見旆旒。一生未得見，何異說食飽！」至今追昔遊，懊殺歸來早；豈知今復爾，萬事有魔嬈。相率可奈何？是身爲籠鳥！歸來十日餘，昨日試閒眺。村邊小紅桃，向人亦嫋嫋。轉憶故人言，西湖攬懷抱。開緘讀素書，因風爲子道。

斷橋春望圖

往時至湖上，從斷橋一望，便魂消欲絕。還謂所知湖之澈灑熹微，大約如晨光之着樹，明月之入廬，蓋山水相映發，他處卽有澄波巨浸不及也。壬子正月以訪舊重至湖上，輒獨往斷橋，徘徊終日。翌日爲楊識西題扇云：

十里西湖意，都來在斷橋。寒生梅萼小，春入柳絲嬌。乍見應疑夢，重來不待招。故人知我否？吟望正蕭條。

又明日作此圖。小春四日，同子陽子與夜話偶題。

江干積雪圖

余春夏秋嘗在西湖，但未見寒山而歸。甲辰同二王參雲棲，時已二月，大雪盈尺。出赤山步，一路瓊枝玉榦，披拂照耀；望江南諸山，皚皚雲端，尤可愛也。庚戌秋，與白民看月兩隄；余旣歸，白民獨留遲雪，至臘盡，是歲竟無雪，快快而返。世間事各有緣，固不可以意求也。癸丑陽月題。

甲寅臘月，自新安還，孟陽觴余湖上，大雪，襆被與李大白孟陽方回宿舟中，時已迫歲，子將強挽余，欲脫不能，晨起潛呼一小舠而遁。雪已霽，白雲出山，與雪一色，上下光曜，應接不暇。擬作一詩，以歸思卒卒不果，終是一欠事也。己未夏日，虎邱精舍重題。

孤山夜月圖

曾與印持諸兄弟，醉後泛小艇，從西泠而歸。時月初上，新隄柳枝皆倒影湖中，空明摩盪，如鏡中復如畫中。久懷此胸臆，王子在小築，忽爲孟陽寫出，真是畫中矣。

江南臥遊冊題詞四則

李流芳

橫塘

去胥門○九里，有村曰橫塘。○山夷水曠，溪橋映帶村落間，頗不乏致。予每過此，覺城市漸遠，湖山可親，意思豁然。風日亦爲清朗，卽同遊者未喻此樂也。

橫塘之上，爲橫山，往時曾與潘方孺阻風於此。尋徑至山下，有美松竹，小桃方花，恍若異境。因相與攀躋，至絕頂，風怒甚，幾欲吹墮。二十年事也。

丁巳中秋後三日，畫於孟陽○閨門寓舍。九月，復同孟陽至武林，夜雨，泊

舟朱家角補題

○胥門，今江蘇吳縣之西南門。○橫塘，在今吳縣西南，爲徑貫南北之大塘也。塘上有橋，橋有亭，風景絕勝。

○孟陽，程嘉燧字。

石湖

石湖，○在楞伽山下。寺於山之巔者，曰上方。逶迤而東，岡巒漸夷，而上下起伏者，曰郊臺，曰茶磨。寺於郊臺之下者，曰治平。跨湖而橋者，曰行春。跨溪而橋，達於酒城者，曰越來。湖去郭六十里而近，故遊者易至；然獨盛於登高，○之會，傾城士女皆集焉。

戊申九日，余與孟髯同遊，值風雨，遊人寥落，山水如洗。著屐至治平寺，抵暮而還。有詩云：「客思逢重九，來尋雨外山。未能凌絕頂，聊共泊西灣。茶磨風煙白，薇村木葉斑。誰言落帽會，○不醉復空還？」山下有紫薇村，髯嘗居於此。

今已作故人矣，可歎！

○石湖，在江蘇吳縣西南，界吳縣吳江間，爲湖山絕勝處，相傳范蠡所從入五湖者。宋范成大結廬其間。○登高續齊諧記：「費長房令桓景九月九日囊茱萸，登高以避禍。」此爲重九登高之始。○落帽會，晉孟嘉爲桓溫參軍，九月九日溫遊龍山，僚佐畢集，有風至，吹嘉帽墮落，嘉不之覺，溫命孫盛作文嘲之。

虎丘

虎丘：○宜月，宜雪，宜雨，宜煙，宜春曉，宜夏，宜秋爽，宜落木，宜夕陽，無所不宜，而獨不宜於遊人雜沓之時。蓋不幸與城市密邇，遊者皆以附贊逐臭，○而來，非知登覽之趣者也。

今年八月，孟陽過吳門，余拏舟往會。中秋夜，無月。十六日晚，偕遊虎丘，穢雜不可近，掩鼻而去。今日爲孟陽書此，不覺放出山林本色矣。

丁巳九年六日，清溪道中題。

○虎丘山名，在吳縣西北七里，詳見袁宏道虎丘注。○羶，羊臭也。附羶謂趨慕羶臭也。逐臭，呂氏春秋：「人有大臭者，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，無能與居者，自苦而居海上；人有悅其臭者，晝夜隨而不去。」曹植文：「蘭茝荃蕙之芳，衆人之所好，而海畔有逐臭之夫。」○掩鼻，孟子：「西子蒙不潔，則人皆掩鼻而過之。」

靈巖

余往來西山，數過靈巖山下。戊中秋日，始得與起東及其二子梁瞻、雍瞻一登，餘皆從舟中遙望其林石之秀而已。

靈巖爲館娃舊址，○響屢廊○采香逕琴臺皆在其上。石上有陷痕如履，相傳以爲西施履跡，殆不信。少時夢與友人至此僧舍作詩，醒時記有「松風水月皆能說」之句。辛亥同家弟看梅西磧過靈巖，詩云：「靈巖山下雨綿綿，

香逕琴臺雲接連。憶得秋山黃葉路，松風水月夢中禪。」蓋謂此也。

丁巳九月七日，西塘舟中題。

○館娃宮名。吳王夫差作宮於硯石山，以館西施。吳人謂美女爲娃，故曰館娃。其遺址在今吳縣靈巖山上。○響屢廊，吳王宮中廊名，以棟梓板藉地，行則有聲，故名。

題畫一則

李流芳

余嘗畫柳，贈西湖張女郎，題云：「斷橋堤外柳如絲，愁殺春風煙雨時。見說美人能愛畫，的應將此鬪腰肢。」女郎珍重此畫，數持以示人。由是湖上之人無不知余能畫柳者。乃至緇流○道民亦以見乞。一日法相寺小師乞余畫，輒依前韻題云：「西湖煙柳斷腸絲，只合將來鬪翠眉。料得禪心應不染，也教和墨寫風枝。」後又爲靈隱邊沙彌題扇云：「愛柳終何意，秋風君始知。青青雖畫得，不是動搖時。」

爲六如畫此便面。○已數年，紙墨剝落，猶爲裝池成軸，可以見其癖好不減女郎小師也。

○縉流，僧徒也，衣黑衣，故名。盧綸詩：「汎迹在縉流。」○便面，今之摺疊扇也。漢書注曰：便面所以障面，蓋扇之類，不欲見人，以此自障面，則得其便，故曰便面。

題畫冊一

李流芳

甲寅九月，掃墓新安；○過吳門，別季弟無垢於寓舍，持素冊授余曰：「遇新安山水佳處，當作數筆，歸以相示，可當臥遊。」○領之而別。

自禹航從陸至豐于，一路溪山紅樹，掩映曲折，或曠或奧，皆在畫中行。歸自屯溪，○買舟沿溪而下，清流見底，奇峯怪石，參錯溪中，兩巖束之上限雲日。所謂舟行若窮，忽又無際者，昔人稱新安江_四之勝，今始見之。每欲一下筆，逡巡不敢歸與無垢言之，但相對一笑而已。然此冊猶在余篋中，每開視之，猶作

新安山水想。乙卯北上，乃復攜之而行。京師塵埃蔽天，筆凍欲死，畫意益不得發。

丙辰落魄^五而南，長夏閒居，思理筆研，簡得此冊，則曩時新安山水，又付之子虛烏有^六矣。因隨意弄筆，以解煩熱，數日而冊滿，尙欲題字，識此一段因緣。鄒仲錫一見便奪去，固索不得；好畫如仲錫，便脫手相贈，不足復惜。但此冊未畫時，已走新安，往返二千里，京師八千里，中間遊覽之樂，車馬風塵，菀枯冰炭^七之感，歷歷皆影現於此，不可不惜也。因題而歸之。丁巳五月二十四日。

（一）新安郡名，本漢末新都郡，晉改名，故城在今浙江淳安縣西。隋移治休寧，後又移治歙，唐廢。休寧、歙二縣，今皆屬安徽。（二）臥遊，南史宗少文好山水，愛遠遊，西涉荆巫，南登衡岳，有疾還江陵，歎曰：「老疾俱至，名山恐難徧觀；唯澄懷觀道，臥以遊之。」凡所遊履，皆圖之於室，曰：「撫琴動操，欲令衆山皆響。」（三）屯溪，水名，在安徽休寧縣東南三十五里，新安江之上游也。（四）新安

江浙江之上游，源出安徽歙黟二縣之黃山。○落魄，志行衰惡之貌。史記「家貧落魄」。
○子虛烏有；司馬相如有子虛賦，假託子虛公子烏有先生以立言；後人因謂虛無之事曰子虛烏有。○菟枯，以喻優劣榮辱。國語晉語：晉優施通於驪姬，姬欲害申生而難里克。優施飲里克酒，中飲，優施起舞曰：「暇豫之吾吾，不如烏烏。人皆集於菟，已獨集於枯。」里克笑曰：「何謂菟？何謂枯？」優施曰：「其母爲夫人，其子爲君，可不謂菟乎？其母既死，其子又有謗，可不謂枯乎？」里克懼，乃定中立之計。○冰炭，言不能相合也。鹽鐵論：「冰炭不同器，日月不並明。」

題畫冊二

李流芳

維立兄以素綾小幘索畫，且戒之曰：「爲我結想世外，勿作常景。」余思世外之景，則如三島十洲雪山鷺嶺之類，○不獨目所未經，亦意所不設也。其所能施筆墨，竊以爲景在人中，而人所不能有之者多矣；前人之所有，而後之人不得而有之者多矣。夫人之所不得而有之，即謂之世外之景，其可乎？俯仰

古今思其人因及其地。或目之所可經，而意之所可設，是可以畫。

畫凡十幀：如淵明之柴桑，[○]摩詰之輞川，[○]次山之浯溪，[○]樂天之廬山，[○]子瞻之雪堂，[○]君復之孤山。[○]所謂今之人不得而有之者也。如漁父之桃源，[○]則所謂人亦不得而有之者也。畫成偶有所觸，因各賦一詩。不味其地而味其人，以爲地非人不能奇。如三島十洲雪山鷺嶺，非仙佛亦不能奇也。然仙踪佛跡，不在世外，如桃源之類，往往有之；非其人自不遇耳。余所詠諸賢，亦有不能終保丘壑者。或老於丘壑，而文采風流，不足以傳，并山川之奇，湮沒而不彰者，可勝道哉！如是，則古人之所不能盡有者，又將待其人以有之。其人伊何？將求之世外乎？求之世間乎？請以此叩之維立。

○三島卽三神山；蓬萊方丈瀛洲也。在渤海中，神仙所居之山也。十洲：神仙之所居，在八方巨海之中。漢東方朔有十洲記，謂祖洲、瀛洲、玄洲、炎洲、長洲、元洲、流洲、生洲、鳳麟洲、聚窟洲也。雪山、佛

經稱喜馬拉雅山爲雪山。鷲嶺亦曰靈鷲山，在印度，佛嘗居此。
②柴桑，山名，在江西九江縣西南九十里。漢以此名縣。晉陶淵明家於此。
③輞川，地名，在陝西藍田縣輞谷川口。唐王維（摩訶）之別業在此。
④浯溪，水名，在湖南祁陽縣西南五里。唐元結（次山）家於此。
⑤廬山，在江西星子縣西北，九江縣南。唐白居易（樂天）曾築室於此。
址在今湖北黃岡縣東。
⑥孤山，在浙江杭縣西湖，位於裏外二湖之間。宋林逋（君復）隱居於此。
⑦桃源，陶淵明有《桃花源記》，言武陵漁人入桃花林，遇秦時避亂者，後迷其處，蓋寓言也。

跋盆蘭卷

李流芳

己未春，余北上至濛梁，
一病還夜輒苦不寢，獨處憫惄，非對友生流連花酒，卽無以遣日。
二月二日，與子薪爾凝泛舟南郊，聽江君長絃歌。值雨，子薪偕爾凝君長宿余家。
盆蘭正開出以共賞。子薪故有花癖，燒燭照之，噴噴不已。
花雖數莖，然參差掩映，變態頗具。其葩或黃或紫，或含或吐，或離或合，或高或

下，或正或欹，或俯而如瞰，或仰而如承，或平而如揖，或斜而如睨，或來而如就，或往而如奔，或相顧而如笑，或相背而如嗔，或掩抑而如羞，或偃蹇而如傲，或挺而如壯，或倚而如困，或羣向而如語，或獨立而如思。蓋子薪爲余言如此，非有詩腸畫筆者，不能作此形容也。

余既以病，不能作一詩記之，欲作數筆寫生而亦復不果。然自與子薪對花劇談，甚歡。胸中落落，一無所有，伏枕便酣至曉，從此病頓減。此花與愛花人，皆我良藥，不可忘也。

今日子薪邀過花癖齋，看鶯粟花。花旣爛漫，映帶新綠，時雨驟至，物色韶潤。小窗對飲，情境清適。回思春夜賞花之樂，皆百年所未有。子薪出素卷相屬，因鬢鬚爲寫盆花，并追記其語於後。四月朔日也。

〔一〕濠梁，濠水之梁也。濠水源出安徽鳳陽縣南利山，北流入淮。此指鳳陽縣境。

〔二〕嘖嘖，歎聲也。

有贊美之意。

題李流芳畫冊五則

文震孟

桃源

余嘗有山居詩云：「無心只恐磯頭水，流出桃花事又多。」桃源之樂，樂在不知有漢耳。漁郎一入，稍悉漢魏間事，滿脯憤盈，如何送日？

（一）桃源本陶淵明桃花源記。

柴桑

曩余官京師，曾偶成一詩云：「督郵一揖裂冠裳，千古英風不可當。」（一）始信隱才真不易，北窗閒造小黃唐。（一）爾時真覺求退之難，隱居之不易。

（一）柴桑爲晉陶淵明隱居之地，見李流芳題畫冊二注。（一）督郵，官名，漢置爲郡守佐吏，主督察屬縣，愆尤郵卽尤之借字也。二句指淵明不肯爲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棄官而去之事。

◎黃唐謂黃帝及唐堯之世，卽淵明常言「五六月中，北窗下臥，遇涼風暫至，自謂是羲皇上人」之意。

東皋○

東皋子戀美醞三升，○亦直是寓意耳。河汾登壇，龍門獻策。○醉眼迷離，不知幾許攢眉。○不痛飲如何看得？若欲作阿兄門下諸君導師，^五東皋子直醉死矣。

○東皋，唐王績，字無功，龍門人性簡放。隋大業中舉孝弟廉潔，授祕書省正字，求爲六合丞。以嗜酒，不任事。世亂，遂還鄉。種黍釀酒，蓀藥草自供。著書東皋，自號東皋子。武德初，待詔門下省。故事，官給酒日三升。或問「待詔何樂？」曰：「良醞可戀耳。」侍中陳叔達聞之，日給一斗。時稱斗酒學士。○詳注○○王績兄王通，字仲淹。仁壽間，西遊長安，上太平十二策。知謀不用，退居河汾教授，受業千數，如薛收，房玄齡，李靖，魏徵等，皆北面受王佐之道。卒年三十七。門人謚曰文中子。○攢眉，眉蹙而不舒也。不快之象。楚辭：「攢眉向月兮撫雅琴。」兩句謂王績不直其兄之子。

所爲也。五詳注三。

輞川○

摩詰，千古韻士。獨鬱輪袍一事，[○]全無根據。小說妄傳，遂使輞川清流，不洗此垢，信是文人奇寃。

○輞川爲唐王維隱居之地，見李流芳題畫冊二注。[○]二鬱輪袍，曲名。集異記：「王維未冠文章得名，又妙能琵琶。岐王引至公主第，使爲伶人。維進新曲，號鬱輪袍；主大奇之，令宮婢傳教召試官至第，諭之作解頭登第。」

孤山○

「茂陵若使求遺草，猶喜曾無封禪書。」[○]自是千古高節。然遂欲以此薄文園，則有所不可。一生奇文，遇好文之主，烏忍不盡對絕代佳人，彈琴著書，風流不朽。不遇漢武，便不草封禪書；不遇文君，便妻梅子鶴矣。[○]

○孤山爲宋林逋隱居之地，見李流芳題畫冊二注。○兩句係林逋詩，用漢司馬相如遺札言封禪事。相如，成都人，字長卿。景帝時爲武騎常侍，病免，客遊梁，旋歸蜀，過臨邛，以琴心挑卓王孫寡女文君，與俱歸成都。武帝時，以狗監楊得意薦，召爲郎。通西南夷有功，尋拜孝文園令。病免，居茂陵。帝使取其書，而相如已死，遺札言封禪事。按封禪，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，報天之功，曰封；泰山下小山上除地，報地之功，曰禪。秦漢時甚重此禮。五經通義：「易姓而王，致太平，必封泰山，禪梁父。」故相如遺札言之。而林逋自言「猶喜曾無封禪書」者，謂不謁事帝王也。

林逋隱居孤山，妻梅子鶴，故以引喻。

書李山人畫冊

李陳玉

古今書法，畫苑及文章家，三堂一門，同工一曲。大要筆墨之業，書先之，文章繼之，畫則最後。「六書」初不過代結繩作注疏耳。○一變而文章，則宛然有聲矣。再變而畫，則確然有色矣。畫者，書法之終，文章之極也，亦如律絕之有

詩餘也。②

從來畫苑名家，半屬能文之士，何也？其人之精神，必有以取萬物之微，而後倒順橫斜，能轉折賦形而出。故書法有正、有勒、有側、有臥，畫苑鵠啄、魚遊、釘頭、鼠尾，種種提放，卽其法也。文章家有神、有似、有斷、有續、有淡、有濃、有詳、有略，畫苑鬥牛、踏驢、加毛、點睛，卽其致也。原其巧妙，同一關捩。是以東坡書法以塗竹，山谷竹法以作書，摩詰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，精靈所映，千燈一輝，卽一顧書也。魯公學之而爲真，道子學之而爲畫，楊惠學之而爲塑。③真則猶草之類也，畫遠矣；至塑則又遠矣。今有人謂塑法本之書法，不以爲迂乎？乃古之異人，往往以此尋梅而得杏，凝水以爲冰，豈非靈則妙，妙則傳，其原不可誣也。

余不能畫，而稍知畫意。大略以莊周子長、東坡太白、少陵諸君子文章之妙，以當輞川龍眠、雲林石田。④諸家之品評，卽不甚嚴，而大嚼快人，亦復絕少。

此卷乃得之山人李墨匡氏，馳騁百科，模擬諸家，不僅肖其形似，且傳其神髓。摹鵠川卽鵠川，摹龍眠卽龍眠，摹雲林石田卽雲林石田。最可異者，唐六如，^五畫苑之子瞻也。山人提筆落筆，無一不叔敖。^四此何異梁王苑中鄒陽，^三能以一人而兼諸人之賦乎？

山人書不甚佳，文章不甚工，玄風道氣，確能領萬物之微，此亦雅士之風流也。持此轉工書法文章，又何異用菜爲薆？^八顧人性安於所近耳。聲價藉甚，紈綺俗子持數十金不肯與一石。此卷解衣盤礴，^九閉門三月。余一貧士，不惜捐以與焉。則余平生好善之懷，惜美之私，有以大服其心而破其所愛。因知更門之椎，^十延陵之劍，^{十一}皆此一念感激，尙足以奪人生死之情，況區區哉！彼發冢據船，^{十二}皆狡猾陋劣也。世間至寶，自足流傳，決非一人一姓所得而私。平泉刻石，^{十三}貽譏達人；作蔡氏之祕，^{十四}抑又愚矣。此卷余亦將公之，計非以贈平生。

一大知己，則卽予平生所服膺爲當吾世不可少之人。書畫文章，皆天下之公寶也。天下之公寶，應與天下公惜也。且因是而得以相天下之士也。

○六書象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、轉注、假借，造字之原則也。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，毛易。注疏本經傳注解之謂，此言演繹變化也。

○詩餘，昔稱「詞」爲詩之餘，故卽名「詞」。曰「詩餘」。

○蜀中詩話：「唐人長短句，詩之餘也。」

○顛謂張旭精草書。杜甫詩稱「張旭三杯

草聖傳，脫帽露頂王公前，揮毫落紙如雲煙」是也。

魯公謂顏真卿道子，吳玄字楊惠，卽楊惠之。

並唐人。

○謂王維（摩詰）龍眠，李公麟宋舒州人，號龍眠山人；雲林，倪瓈字石田，沈周

字周明長洲人。

○唐寅字六如，明吳縣人。善畫山水人物無不精妙。

○叔敖，楚相孫叔敖卒

優孟爲孫叔敖衣冠，抵掌談笑，楚王以爲孫叔敖復生。此言肖似也。

○鄒陽漢臨淄人。景帝時

仕吳。後從梁孝王遊，待爲上客。

○齧鹽菜也。用菜爲齧，言其易也。

○盤礴，充滿廣被貌。謂精

神貫注也。

○夷門之椎，魏隱士侯羸爲大梁夷門監者。信陵君甚禮之。後介其客朱亥亥袖鐵

椎椎殺晉鄙，奪軍救趙。詳史記信陵君傳。

○延陵之劍，吳公子季札封於延陵，稱延陵季子。史

記季札之初使，北過徐君。徐君好季札劍，口弗敢言。季札心知之，爲使上國，未獻。還至徐，徐君已死，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。○發冢莊子：「儒以詩禮發冢。」據船，未詳。○平泉唐李德裕別墅。德裕有平泉樹石記。餘未詳。○蔡氏之祕疑卽蔡邕得王充論衡，祕不示人，曰枕中鴻寶也。

卷五 記傳之一 遊記

湖上小記十則

張京元

九里松

九里松者，僅見一株兩株，如飛龍劈空，雄古奇偉。想當年萬綠參天，松風
聲壯於錢塘潮，今已化爲烏有；更千百歲，桑田滄海，恐北高峯頭有螺蚌殼矣，
安問樹有無哉？

韜光庵

韜光庵在靈鷲後，鳥道蛇盤，一步一喘。至庵入坐一小室，泉出石罅，匯爲
池，蓄金魚數頭，低窗曲檻，相向啜茗，真有武陵世外之想。

上天竺、

天竺兩山相夾，迴合若迷。山石俱骨立石間，更繞松篁過下竺。諸僧鳴鐘肅客，寺荒落不堪入；中竺如之。至上竺，山巒環抱，風氣甚固，望之亦幽致。

斷橋

西湖之勝在近，湖之易窮亦在近。朝車暮舫，徒行緩步，人人可遊，時時可遊。而酒多於水，肉高於山。春時肩摩趾錯，男女雜沓，以挨簇爲樂；無論意不在山，卽桃容柳眼，自與東風相倚，遊者何曾一着眸子也。

孤山

孤山東麓，有亭翼然，和靖故址。今悉編籬插棘，諸巨家規種桑養魚之利。然亦賴其稍葺亭榭，點綴山容。楚人之弓，何問官與民也。

○亭曰放鶴亭。○楚弓家語：楚共王出遊，亡其烏號之弓，左右請求之，王曰：「止。楚人亡弓，楚

人得之，又何求也！」孔子聞之曰：「惜其不大也。人遺之，人得之，何必楚也！」

蘇堤

蘇堤度六橋，堤兩旁盡種桃柳，蕭蕭搖落。想二三月柳葉桃花，遊人闔塞，不若此時之爲清勝。

湖心亭

湖心亭雄麗空闊。時晚照在山，倒射水面；新月挂東，所不滿者半規。金盤玉餅，與夕陽彩翠，重輪交網，不覺狂叫欲絕。恨亭中四字匾，隔句對聯，墳楣盈棟，安得借咸陽一炬，了此業障！

○咸陽一炬，本謂項羽縱火焚咸陽宮殿。此言焚燒也。○業障，本佛家語。業謂過去所作，障爲障礙。業障者，謂過去世所作種種惡事，致爲今生之障礙也。

石屋

石屋寺，寺卑下無可觀。巖下石龕方廣十笏，遂以屋稱。屋內好事者置一石榻可坐，四傍刻石像如傀儡，殊不雅馴。想以幽僻得名耳。出石屋西上下山坡，夾道皆叢柱，秋時著花，香聞數十里，堪稱金粟。○世界。

（一）金粟格物叢話載桂花謂之金粟，以其花蕊如金粟點綴枝頭，故名。

煙霞寺

煙霞寺在山上，亦荒落，係中貴孫隆易創，頗新整。殿後開宕取土，石骨盡出，巉峭可觀。由殿右稍上兩三盤，經象鼻峯，東折數十武爲煙霞洞。洞外小亭踞之，望錢塘如帶。

法相寺

法相寺不甚麗，而香火駢集，定光禪師長耳遺蛻。○婦人謁之以爲宜男，爭摩頂腹，漆光可鑑。寺右數十武，度小橋，折而上，爲錫杖泉，涓涓細流，雖大旱

不竭。經流處，僧置一砂缸，挹注供爨；久之水土鏽結，蒲生其上，厚幾數寸，竟不見缸質，因名「蒲缸」。倘可剷置研池爐足，古董家不秦不漢矣。

○蛻，本言蟲脫皮衣，此指肉身不壞也。張岱西湖夢尋後唐時有僧法真，有異相，耳長九寸，上過於頂，下可結願，號長耳和尚。天成二年，自天台國清寒巖來遊，居法相院。至宋乾祐四年正月六日，無疾，坐方丈，集衆徒沐浴，跏趺而逝。弟子輩漆其真身，供佛龕，謂是定光佛後身。婦女祈求子嗣者，懸幡設供無虛日。

西湖一

袁宏道

從武林門而西，望保叔塔。○突兀層崖中，則已心飛湖上也。午刻入昭慶，
○茶畢，卽掉小舟入湖。山色如娥，花光如頰，溫風如酒，波紋如綾，纔一舉頭，已
不覺目酣神醉。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，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。
○余遊西湖始此時，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。晚同子公渡淨寺，覓阿賓舊住。

僧房，^四取道由六橋、岳墳、石徑塘而歸。草草領略，未及徧賞。次早得陶石簣帖子。至十九日，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，湖山好友，一時湊集矣。

○保叔塔，在西湖寶石山。吳越錢氏有國時，有吳延爽者，往東陽請善導和尚舍利，建浮屠九級，附以僧坊，人稱寶塔院。宋延平中，僧永保有目眚，化緣修塔，市人咸以師叔稱之，因呼爲保叔塔。見西湖志引徐一夢重建寶石山崇壽院記。又湧幢小品謂當作保俶塔。因俶入朝，恐其被留，作此保之。霏雪錄謂本作寶所塔。
○昭慶寺名。
○東阿王，謂曹植。洛神，宓妃也，溺死洛水爲神。
曹植有洛神賦。
○阿賓，謂唐駱賓王。舊傳賓王嘗亡命爲僧，住錫西湖。

西湖二

袁宏道

西湖最盛，爲春爲月。一日之盛，爲朝煙，爲夕嵐。今歲春雪甚盛，梅花爲寒所勒，與杏桃相次開發，尤爲奇觀。石簣數爲余言，傳金吾園中梅，張功甫家故物也，急往觀之。余時爲桃花所戀，竟不忍去湖上。由斷橋至蘇堤一帶，綠煙紅

霧彌漫二十餘里，歌吹爲風，粉汗爲雨，羅紝之盛，多於堤畔之草，豔冶極矣。然杭人遊湖，止午未申三時，其實湖光染翠之工，山嵐設色之妙，皆在朝日始出，夕春未下，始極其濃媚。月景尤不可言，花態柳情，山容水意，別是一種趣味。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，安可爲俗士道哉！

孤山

袁宏道

孤山處士，○妻梅子鶴，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。我輩只爲有了妻子，便惹許多閒事，撇之不得，傍之可厭，如衣敗絮行荆棘中，步步牽掛。近日雷峯○下有虞僧孺亦無妻室，殆是孤山後身。所著溪上落花詩，雖不知于和靖如何，然一夜得百五十首，可謂迅捷之極。至於食淡參禪，則又加孤山一等矣。何代無奇人哉？

○孤山處士，謂宋處士林逋，字君復，結廬西湖之孤山，二十年足不及城市，卒謚和靖先生。

○雷峯在西湖傍，道人雷就所居，故稱雷峯。

飛來峯

袁宏道

湖上諸峯，當以飛來○爲第一。高不餘數十丈，而蒼翠玉立，渴虎奔猊，不足爲其怒也；神呼鬼立，不足爲其怪也；秋水暮煙，不足爲其色也；顚書吳畫，○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。石上多異木，不假土壤，根生石外。前後大小洞四五，窈窕通明，溜乳作花，○若刻若鏤。壁間佛像皆楊禿○所爲，如美人面上瘢痕，奇醜可厭。

余前後登飛來者五：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，單衫短後，直窮蓮花峯頂，每遇一石，無不發狂大叫。次與王聞溪同登，次爲陶石簣周海寧，次爲王靜虛石簣兄弟。次爲魯休寧。每遊一次，輒思作一詩，卒不可得。

○飛來峰，在靈隱山東南。輿地志晉時西僧慧理登此，嘆曰：「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，不

知何年飛來」因號其峰曰飛來亦名靈鷲峯。③頗謂張旭工草書；吳謂吳玄善畫鬼物，並唐名家。④溜乳謂石上滴溜如乳也。作花謂紋彩也。⑤楊禿謂楊惠之唐塑像名家。

靈隱

袁宏道

靈隱寺在北高峯下，寺最奇勝，門景尤好。由飛來峯至冷泉亭一帶，澗水溜玉，畫壁流青，是山之極勝處。亭在山門外，嘗讀樂天記有云：

亭在山下水中，寺西南隅，高不倍尋，廣不累丈，撮奇搜勝，物無遁形。春之日，草薰木欣，可以導和納粹。夏之日，風冷泉渟，可以蠲煩析酲。山樹爲蓋，巖石爲屏。雲從棟生，水與階平。坐而翫之，可濯足於牀下；臥而狎之，可垂釣於枕上。潺湲潔澈，甘粹柔滑；眼目之囂，心舌之垢，不待盥漱，見輒除去。觀此記，亭當在水中。今依澗而立，澗闊不丈餘，無可置亭者。然則冷泉之景，比舊蓋減十分之七矣。

韜光在山之腰，出靈隱後一二里，路徑甚可愛：古木婆娑，草香泉瀆，淙淙之聲，四分五路，達于山廬。庵內望錢塘江，浪紋可數。余始入靈隱，疑宋之間詩不似意古人取景，或亦如近代詞客，拾拾幫湊。及登韜光，始知「滄海」「浙江」「捫蘿」「剗木」數語，○字字入畫，古人真不可及矣。

宿韜光之次日，余與石簣子公同登北高峯絕頂而下。

○靈隱寺詩，駱賓王宋之間兩集俱載，體爲五言長律。略云：鷲嶺鬱若堯，龍宮鎖寂寥。樓觀滄海日，門對浙江潮。……捫蘿登塔遠，剗木取泉遙。……

煙霞石屋

袁宏道

煙霞洞亦古亦幽，涼沁入骨，乳汁涔涔下。石屋虛朗，如一片雲欹側而立；又如軒榭，可布几筵。余凡兩過石屋，爲傭奴所據，嘈雜若市，俱不得意而歸。

○煙霞石屋，兩洞名，俱在南高峰下。

蓮花洞

袁宏道

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，亭軒豁可望，每一登覽，則湖光獻碧，鬚眉形影，如落鏡中。六橋楊柳一絡，牽風引浪，蕭疏可愛。晴雨煙月，風景互異。淨慈之絕勝處也。洞石玲瓏若生，巧踰雕鏤。余嘗謂吳山南屏一派，皆石骨土膚，中空四達，愈搜愈出。近若宋氏園亭，皆搜得者。又紫陽宮石爲孫內使○搜出者甚多。噫！安得五丁神將，挽錢塘江水，將塵泥洗盡，山骨盡出，其奇奧當何如哉？

○孫內使名隆，爲司禮太監。

天目○一

袁宏道

數日陰雨，苦甚。至雙清莊，天稍霽。莊在山腳，諸僧留宿莊中。僧房甚精，溪流激石作聲，徹夜到枕上。石簷○夢中誤以爲雨，愁極，遂不能寐。次早，山僧供茗，邀石簷起。石簷歎曰：「暴雨如此，將安歸乎？有臥遊○耳。」僧曰：「天已

晴，風日甚美。響者乃溪聲，非雨聲也。」石簷大笑，急披衣起，啜茗數碗，卽同行。

○天目山，在浙江臨安縣西北五十里，與於潛縣及安吉縣接界。元和志：「山有兩峯，峯頂各一池，左右相對，名曰天目。」○石簷，陶望齡字。○臥遊，見李流芳題畫冊注。

天目二

袁宏道

天目幽邃奇古，不可言。由莊至顚，可二十餘里。凡山深僻者多荒涼，峭削者鮮迂曲；貌古則鮮妍不足，骨大則玲瓏絕少；以至山高水乏，石峻毛枯；凡此皆山之病。天目盈山皆壑，飛流淙淙，若萬匹縞，一絕也；石色蒼潤，石骨奧巧，石徑曲折，石壁竦峭，二絕也；雖幽谷巖巖，菴宇皆精，三絕也；余耳不喜雷，而天目雷聲甚小，聽之若嬰兒聲，四絕也；曉起看雲，在絕壑下，白淨如綿，奔騰如浪，盡大地作琉璃海，諸山尖出雲上若萍，五絕也。——然雲變態最不常，其觀奇甚，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狀——山樹大者幾四十圍，松形如蓋，高不踰數尺，

一株直萬餘錢，六絕也。頭茶之香者，遠勝龍井。○筍味類紹興破塘，而清遠過之，七絕也。余謂大江之南，修真棲隱之地，無踰此者，便有出纏○結室之想矣。宿幻住之次日，晨起看雲，已後登絕頂，晚而高峯死關。次日，由活埋菴尋舊路而下。數日晴霽甚，山僧以爲異，下山率相賀。山中僧四百餘人，執禮甚恭，爭以飯相勸。臨行，諸僧進曰：「荒山僻小，不足當巨目，奈何？」余曰：「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，山僧不勞過謙，某亦不敢面譽。」因大笑而別。

○龍井，在杭州西湖風篁嶺下，附近產茶最佳，號龍井茶。

○練謂纏頭，演繁露：「唐代宗詔許大臣燕子儀於其第，魚朝恩出錦三十疋，爲纏頭之費。」出纏猶出資也。

天池

袁宏道

從賀九嶺而進，別是一洞天。峭壁削成，車不得方軌。○飛樓跨之，輿騎從樓下度。踰嶺而西，平疇廣野，與青巒紫籜○相映發。時方春仲，晚梅未盡謝，花

片沾衣，香霧霏霏，瀰漫十餘里。一望皓白，若殘雪在枝。奇石豔卉，間一點綴；青篁翠柏，參差而出。種種奪目，無暇記憶；歸來思之，十不得一。獨夢境恍惚，餘芬猶在枕席間耳。

土人以茶爲業，隙地皆種茶。室廬不甚大，行旅亦少。雞犬隱隱，若在雲中。因誦蘇子瞻「空山無人，水流花開」之偈，^③宛然如畫。四顧參曹，^④無一人可語者。余因下輿，令兩下奚掖而行。^⑤問若佳否？皆云：「疲甚，那得佳？」行數里，始至山足。道旁青松，若老龍鱗，長林參天，蒼巖蔽日，幽異不可名狀。纔至山腰，屏山獻青，畫巒滴翠。兩年塵土面目，爲之洗盡。低徊片晷，宛爾秦餘；^⑥馬首紅塵，恍若隔世事矣。

天池在山半，方可數十餘丈。其泉玉色，橫浸山腹。山巔有石，如蓮花瓣，翠蕊搖空，鮮芳可愛。余時以勘地^⑦而往，無暇得造峯頂，至今爲恨。

寂照菴在池旁，內有石室三間，柱瓦皆石，刻鏤甚精。室後石殿一，殿甚宏敞，內外柱皆石，圍三尺許。禪堂僧舍，周繞其側，亦勝地也。時寺僧方有搆、^①菴、^②行腳掛褡、^③者多，余意欲諷其去，因大書簡板曰：「種阿僧，祇善根。^④親非親，怨非怨。陽焰空華，諸法皆如幻。遍闔浮提、^⑤佛土，去自去，來自來。閑雲野鶴，何天不可飛？」自是諸僧稍稍散矣。

○方軌，謂兩車並行也。史記：「車不得方軌。」○邇巖側也。許渾詩：「深邇鬱芙蓉。」○偈，極藝術。佛家所唱詞句，謂之偈。參曹，謂官署同僚。○下笑，謂僕役夾持也，扶掖也。秦餘，謂秦世劫餘，猶言亂離之後也。○勘，覆定也，查察也。意謂有公務之在身也。構，應作構，間隙也。○行腳，僧人遊行十方，謂之行腳。掛褡，類篇：「僧人投寺寄寓，謂之掛褡。」褡，衣敝也。○阿語詞，意謂僧人祇須種善根。○閻浮提，梵語，見佛經，卽南瞻部洲。閻浮乃瞻部之異譯。閻浮，樹名，其林茂盛，此洲最多，故以名洲。

虎丘

袁宏道

虎丘○去城可七八里，其山無高巖邃壑，獨以近城故，簫鼓樓船，無日無之。凡月之夜，花之晨，雪之夕，遊人往來，紛錯如織；而中秋爲尤勝。每至是日，傾城闔戶，連臂而至；衣冠士女，下迨蔀屋，○莫不靚粧麗服，重茵累席，置酒交衢間。從千人石上至山門，櫛比如鱗，檀板○丘積，樽罍○雲瀉。遠而望之，如雁落平沙，霞鋪江上，雷轂電霍，○無得而狀。

布席之初，唱者千百聲，若聚蚊，不可辨識。分曹部署，競以歌喉相鬪，雅俗既陳，妍媸自別。未幾，而搖首頓足者，得數十人而已。已而明月浮空，石光如練，一切瓦釜，○寂然停聲；屬而和者，纔三四人。一簫，一寸管，一人緩板而歌，竹肉相發，清聲亮徹，聽者魂銷。比至夜深，月影橫斜，荇藻凌亂，則簫板亦不復用。一夫登場，四座屏息，音若細髮，響徹雲際；每度一字，幾盡一刻；飛鳥爲之徘徊，壯

士聽而下淚矣。

劍泉深不可測，飛巖如削。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，巒壑競秀，最可觴客；但過午則日光射人，不堪久坐耳。文昌閣亦佳，晚樹尤可觀。面北爲平遠堂舊址，空曠無際，僅虞山一一點在望。堂廢已久，余與江進之二謀所以復之，欲祠韋蘇州白樂天三諸公於其中；而病尋作，余旣乞歸，恐進之興亦闌矣。山川興廢，信有時哉！

吏吳兩載，登虎丘者六；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，遲月生公石上，歌者聞令來，皆避匿去。余因謂進之曰：「甚矣，烏紗四之橫，皂隸五之俗哉！他日去官，有不聽曲此石上者，如月！」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，虎丘之月，不知尙識余言否耶？

○虎丘山名，在江蘇吳縣西北七里，相傳吳王闔閭葬此，三日而虎踞其上，故名。泉石奇勝，登眺

則全城在目，蘇州之勝地也。

（二）蔀屋，指貧家。

（三）檻板，即拍板；此指一切樂器。

（四）樽罍，謂杯盤飲食之具。

（五）雷輶，言如雷轉之速；電霍，言如電散之速。

（六）楚辭：「黃鍾毀棄，瓦釜雷鳴。」

瓦釜，指下劣之樂。

（七）虞山，在江蘇常熟縣西北。

（八）江進之，名盈科，湖廣桃源人，萬曆進士。

（九）韋應物，白居易，並曾守吳郡。

（十）烏紗帽，名東晉時宮官著烏紗帽。即烏紗帽也。其後貴賤於

宴私皆著之。至於唐時遂爲官服。

（十一）阜隸，賤役也。後世以役於官署，出司呼殿，入執刑杖侍立

者，曰阜隸。

遊虎丘小記

李流芳

虎丘中秋遊者尤盛，士女傾城而往。笙歌笑語，填山沸林，終夜不絕。遂使丘壑化爲酒場，穢雜可恨！

予初十日到郡，連夜遊虎丘，月色甚美，遊人尙稀。風亭月榭，間以紅粉笙歌，一兩隊點綴，亦復不惡。然終不若山空人靜，獨往會心。嘗秋夜與羽生坐釣

月磯，昏黑無往來，時聞風鐸，一及佛燈隱現林杪而已。

又今年春中，與無際姪偕訪仲和于此，夜半月出無人，相與趺坐一石臺，不復飲酒，亦不復談，以靜意對之，覺悠然欲與清景俱往也。

生平過虎丘，纔兩度見虎丘本色耳。友人徐聲遠詩云：「獨有歲寒好，偏宜夜半遊。」真知言哉！

○鐸，音獨，簷鐸也。開天遺事：「宮中簷間懸碎玉片，風搖如環佩聲，名占風鐸。」○趺坐，僧人盤膝而坐也。婆娑論：「結跏趺坐，是相圓滿。」

遊石湖小記

李流芳

予往時三到石湖一遊，皆絕勝。乙亥，與方孺冒雨著屐，登山顚亭子，貰酒對飲，狂歌絕叫，見者爭目攝之。去年與孟陽弱生公虞尋梅到此，徧歷治平僧舍；已登郊臺，至上方絕頂。風日清美，人意頗適。九日，復來登高，以雨不果登。

放舟湖中，見煙檣雨楫，雜沓而來，舉酒對之，亦足樂也。是日，秋爽，伯美舍弟輩俱有勝情。^③由薇村至上方，復從郊臺茶磨取徑而下。路旁時有野花幽香，童子采擷盈把。落日泊舟湖心，待月出，方命酒。孟陽魯生繼至，方舟^④露坐，劇飲。^⑤至夜半而還，蓋十年無此樂矣。

○石湖見江南臥遊冊題詞注。^①攝，怒目視也。史記：「吾曩者目攝之。」^②勝情，佳興也。世說：「許掾非徒有勝情，亦且有濟勝之具。」^③方舟，謂二舟相並而行也。爾雅：「大夫方舟。」莊子：「方舟而濟於河。」^④劇飲，猶言痛飲也。北史：「白擲劇飲。」

遊虎山橋小記

李流芳

是夜，至虎山。月初出，攜榼^①坐橋上小飲。湖山寥廓，^②風露浩然，真異境也。居人亦有來遊者，三五成隊，或在山椒，^③或依水湄。^④從月中相望，錯落掩映，歌舞笑語，都疑人外。^⑤予數過此，愛其閒曠，知於月夕爲宜，今始得果此緣。

因憶閑孟、子薪、無際、彥逸，皆貪遊好奇，此行竟不得共。閑孟以病，挾子薪彥逸俱東；無際雖倦遊，意猶飛動，以逐伴鞅鞅而去，尤可念也。清緣難得，此會當與諸君共惜之。

○榼酒器也。左傳：「使行人執榼承飲。」○寥廓，漢書注：「寥廓，天上寬廣之處。」史記：「下嶮嶸而無地兮，上寥廓而無天。」○椒，山頂曰椒。謝莊賦：「菊散芳於山椒。」○湄，水草交爲湄，謂水岸也。詩：「在水之湄。」○人外，謂人世之外也。○鞅鞅，猶快快，志不滿也。史記：伍子胥傳：「常鞅鞅怨望。」

遊玉山小記

李流芳

二十五日，抵京口。○飯後步銀山，○小憩玉山亭子。遙見伯美自山麓施施而來，遣童呼之。亭下皆絕壁瞰江，有巨石獨立江渚，上夷而下罅。四涉而登，可數人。丁酉春，留滯京口，暇卽來此。或攤書獨坐竟日，或與家兄輩載酒劇

飲。值驚風怒濤，澎湃震蕩，水激其下，窽坎鎧鞳。^⑤如東坡之所謂「石鐘」者。
⑥江豚亂起，帆檣絕迹。飛流濺沫，時落酒醕中，亦一時快事也。癸卯，偕孺穀過
白下。^⑦登亭子小飲；丙午，復偕仲和至此，皆值秋漲，石沒水中。每懷昔遊，爲之
愜然；不意今日得還舊觀！與伯美盤礴^⑧石上，不能去。適有漁舟過絕壁下，遂
呼之，汎至金山，登紫霞樓，坐眺久之而還。

○京口，今江蘇丹徒縣治，以京峴山得名。一說謂京江之口也。
○銀山，在丹徒縣西，與金山相對。
○施施、陝倚切，難進之意。孟子：「施施從外來。」
○罅、喜亞切，裂也。隙也。
○欸坎鎧鞳，鐘鼓聲。
○蘇軾有石鐘山記略云：「大聲發於水上，噌吰如鐘鼓不絕。」又云：「有大石當中
流，空中而多竅，與風水相呑吐，有欸坎鎧鞳之聲，與向之噌吰者相應，女樂作焉。」按石鐘山在
江西省湖口縣，據曾國藩彭玉麟所云，石鐘得名之故，實以形言，非以聲言也。
○白下，今江寧縣境。
○盤礴，箕坐也。盤亦作槃。莊子：「晝史解衣槃礴。」

遊西山小記

李流芳

出西直門，過高梁橋，可十餘里，至元君祠，折而北，有平堤十里，夾道皆古柳，參差掩映，澄湖百頃，一望渺然。西山筍芻，[○]與波光上下，遠見功德古刹及玉泉亭榭，朱門碧瓦，青林翠嶂，互相綴發。湖中菰蒲零亂，鷗鷺翩翩，如在江南畫圖中。予信宿[○]金山及碧雲香山，是日跨蹇[○]而歸。由青龍橋縱轡堤上，晚風正清，湖煙乍起，嵐潤如滴，柳嬌欲狂，顧而樂之，殆不能去。先是約孟旋子將同遊，皆不至；予慨然獨行。子將挾西湖爲已有，眼界則高矣；顧穩居七香[○]城中，傲予此行，何也？書寄孟陽諸兄之在西湖者一笑。

○西山國內名西山者甚多，此指在河北宛平縣西之西山，亦名小清涼。舊稱燕京八景，有西山雪霽。筍芻音鵠答，重疊貌。文選木華賦：「磊筍筍而相逐。」[○]信宿，詩：「於女信宿。」[○]左傳：「凡師，一宿爲舍，再宿爲信，過信爲次。」[○]蹇，謂駒馬也。孟浩然詩：「策蹇赴前程。」[○]七

香，本香料之和合；此繁華之意，猶言七寶，九華是也。

遊武林湖山記

王士性

余自青衿結髮肄業武林，_○泊_○乎宦遊四方，幾三十年，出必假道，過必浪遊，晴、雨、雪、月，無不宜者。語云：「人知其樂，而不知其所以樂也。」余則能言，請嘗試之。

當其煖風徐來，微波如玉，桃柳遍堤，丹青眩目，妖童豔姬，聲色還陳，_○爾我相觀，不避遊人，余時把酒臨風，其喜則洋洋然，_○故曰宜晴。

及夫白雲出岫，_○山雨滿樓，_○紅裙不來，綠衣佐酒，推篷煙裏，忽遇孤舟，有叟披蓑，釣得槎頭；余俟酒醒，山青則歸，雨細風斜則否，故曰宜雨。

抑或璠_○島銀河，枯槎迷路；山椒_○轉處，半露樓臺；天風吹雪，墮我酒杯，偶過孤山，_○疑爲玉海；余時四顧無人，則浮大白和雪嚥之，向逋仙墓_○而弔。

焉，故曰宜雪。

若其晴空萬里，朗月照人；秋風白苧，露下滿襟；離鴻驚起，疎鐘清聽；有客醉客，無客顧影，此于湖心亭佳；而散步六橋，興復不減，故曰宜月。

余居平敷心，①泉石，幾欲考卜湖畔；良緣未偶，聊取昔遊記之。

○青衿青領也，學子之所服，人名中秀才曰青衿。詩：「青青子衿。」結髮，卽束髮，謂成童之年，肄業，本謂樂工演習之意。左傳：「臣以爲肄業及之也。」是也。今以爲講習就學之意。武林，本山名，卽靈隱山，今通稱杭州曰武林。○泊音既及也。○還音沓，雜還，重累也。陳列也。○范仲淹《岳陽樓記》：「把酒臨風，其喜洋洋矣。」○陶淵明文：「雲無心以出岫。」岫，山穴也。又峯巒也。○陸游詩：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。」○璫、同瓊。○山椒、山頂也。○孤山，在西湖裏外二湖之間，一嶼聳立，爲湖山勝地。○林逋，宋錢塘人，妻梅子鶴，結廬孤山，今其墓在焉。○敷布也，敷心，謂置心也。

湖山小記

蕭士瑋

雨中上韜光，○霧樹相引，風煙披薄，飛流木末，江懸海掛。稍倦，時踞石而坐，時倚竹而息。大都山之姿態，得樹而妍；山之骨格，得石而蒼。山之營衛，○得水而活。惟韜光道中能全有之。初至靈隱，○求所謂「樓觀滄海日，門對浙江潮」，○者竟無所有；至韜光，了了在吾目中矣。白太傅碑可讀，○雨中泉可聽，○恨僧少可語耳。枕上沸波，終夜不息，視聽幽獨，喧極反寂，益信「聲無哀樂」也。

○韜光寺名，在杭州北高峯下。○營衛，本醫學名詞，言氣血之作用也。○靈樞經：「營衛衰，則真氣去。」○靈隱山名，在杭州西，有北高峯，爲靈隱最高處，山有靈隱寺。○駱賓王詩句，或作宋之間詩。○白居易有靈隱寺碑。○又有冷泉亭，白有記。○嵇康有聲無哀樂論略曰：

「夫殊方異俗，歌笑不同，使錯而用之，或聞哭而懼，或聽歌而戚；然哀樂之情均也。今用均同之情，發萬殊之聲，斯非音聲之無常乎？」見世說注引。

游敬亭山記

王思任

「天際識歸舟，雲中辨江樹，」^①不道宣城不知言者之賞心也。

姑孰^②據江之上游，山魁而水怒。從青山討宛，^③則曲曲鏡灣，吐雲蒸媚，山水秀而清矣。曾過響潭，鳥語入流，兩壁互答。望敬亭絳霧浮巒，^⑤令我杳然生翼；而吏卒守之，^⑥不得動。旣束帶竣謁事，乃以青鞋走眺之一徑千繞，綠霞翳染，不知幾千萬竹樹，黨結寒陰，使人骨面之血，皆爲營^⑦碧；而向之所謂烏啼鶯囀者，但有茫然，竟不知聲在何處。廁人尾我，以一觴勞之，留雲閣上，至此而又知「衆鳥高飛盡，孤雲獨往還」^⑧造句之精也。朓乎！白乎！歸來乎！吾與爾凌丹梯^⑨以接天語也。

日暮景收，峯濤^⑩沸亂，饑猿出啼，予慄然不能止。歸臥舟中，夢登一大亭，有古柏一本，可五六人圍，高百丈餘，世眼未睹，世相不及，峭崿斗突，逼嵌其中，榜曰敬亭，又與予所游者異。嗟乎！晝夜相半，牛山短而蕉鹿長，^⑫回視靄空間，

夢何在乎？游亦何在乎？又焉知予向者游之非夢，而夢之非游也？止可以壬寅四月記之爾。

○敬亭山，一名昭亭山，又名查山，在今安徽宣城縣北。高數百丈，千巖萬壑，爲近郭名勝。○兩句爲南北朝齊謝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詩中句。全詩云：「江路西南永，歸流東北驚。天際識歸舟，雲中辨江樹。旅思倦搖搖，孤遊昔已屢。既歡懷祿情，復協滄洲趣。囂塵自茲隔，賞心於此遇。雖云玄豹姿，終隱南山霧。」○姑孰，今安徽當塗縣。晉時置城戍守，後遂爲重鎮。元和志：「姑孰城以姑孰溪名。」○青山討宛青山在當塗東南三十里，林壑秀美，齊謝朓築室於是。討宛，詩秦風「蒙伐有苑」傳：「蒙討羽也。」箋：「討，雜也。」爾雅釋丘：「丘上有丘爲宛丘。」此句似爲青山蜿蜒之形。○五霧，音文，霧氣也。嶺音隱，山高貌。○六卽注三謂「戍守」「重鎮」云云。○七簪，音詠，醉色也。○八兩句爲唐李白獨坐敬亭山詩句。原詩云：「衆鳥高飛盡，孤雲獨去獨。相看兩不厭，只有敬亭山。」按「獨去閒」唐詩別裁作「去獨閒」，均與所引異。○九凌丹梯，謂駕天梯而上也。謝朓遊敬亭山詩：「要欲追奇趣，卽此凌丹梯。」○峯濤，謂山顛風聲也。

○牛山，晏子春秋：「齊景公遊於牛山，北臨其國而流涕。」蕉鹿，謂夢也。鄭人有薪於野者，遇駭鹿，御而擊之，斃之，恐人見之也，遽而藏諸隍中，覆之以蕉，不勝其喜。俄而遺其所藏之處，遂以爲夢焉，見列子。

剡溪一

王思任

浮曹娥江，上鐵面橫波，終不快意。將至三界址，江色狎人，漁火村燈，與白月相下上，沙明山靜，犬吠聲若豹，不自知身在板桐也。昧爽過清風嶺，是谿江交代處，不及一唁貞魂。^四山高岸束，斐綠疊丹，搖舟聽鳥，杳小清絕，每奏一音，則千巒噏。^五答秋冬之際，想更難爲懷；^六不識吾家子猷，何故興盡？^七雪谿無妨子猷，然大不堪戴。^八文人薄行，往往借他人爽厲心脾，豈其可！畫圖山，是一蘭苕益景。自此萬壑相招赴海，^九如羣諸侯敲玉鳴裾。^十逼折久之，始得豁眼一放地步。山城崖立，晚市人稀，水口有壯臺作砥柱，^{十一}力脫幘往登，涼

風大飽。城南百丈橋翼然虹飲。^④溪逗^⑤其下，電流雷語。^⑥移舟橋尾，向月磧枕漱取甜。^⑦而舟子以爲何不傍彼岸，方喃喃怪事我也。

○剡溪水名，在浙江省曹娥江之上游也。寰宇記剡溪在剡縣南一百五十步，即王子猷雪夜訪戴達之所，亦名戴溪。

○曹娥江，在浙江境。因逕紹興縣曹娥廟前，故名。

○板桐謂舟也。

○貞魂，指曹娥。娥，東漢孝女，上虞人，父溺死於江，不得屍，娥年十四，沿江號哭，晝夜不絕聲。旬有七日，投江而死。

○增音謬，應也。見字彙補。

○世說新語

王子敬云：從山陰道上行，山川自相映發，使人應接不暇。若秋冬之際，尤難爲懷。

○世說新語

王子猷居山陰，夜大雪，眠覺開室，命

酌酒。四望皎然，因起彷徨，詠左思招隱詩。忽憶戴安道，時戴在剡，即使夜乘小船就之。經宿方至，造門不前而返。人問其故，王曰：「吾本乘興而行，興盡而返，何必見戴！」

——按子敬獻之字；子

猷，徽之字；皆羲之子。安道，戴達字。

○曹娥江下流至三江口入海。

○古人衣裾佩玉，行步相

觸成聲，以爲趨走之節。禮所謂「古之君子必佩玉」是也。

○砥柱，山名，在黃河中。今以爲獨

立不屈之意。

○翼然，謂有飛空之勢。虹飲，謂橋如虹兩端之著於地，猶飲於水也。

○逗，曲行。

也。○電流雷語，謂流速如電，水鳴如雷。○磧，淺水中沙石也。枕漱，謂枕石漱流語本世說。孫楚欲隱，謂王濟曰：「當枕石漱流。」誤云「枕流漱石。」濟詰之，楚曰：「所以枕流，欲洗其耳；所以漱石，欲礪其齒。」

初遊烏龍潭記

譚元春

白門遊，多在水磧之可遊者，曰燕子，○然而遠湖之可遊者，曰莫愁，曰玄武，○然而城外河之可遊者，曰秦淮，○然而朝夕至惟潭之可遊者，曰烏龍，在城內，舉昇卽造，士女非實有事於其地者不至，故三患免焉。

予壬子過而目之。己未，友人茅子止生適軒其上。軒未壁，閣其左方。閣未窗未欄，亭其湄，甃其磯，皆略有形，卽與予往觀之。登於閣前，岡倒碧，後阜環青，潭沈沈而已。有舟自鄰家出，與閣上相望者，宋子獻傳子汝舟，往來秋色上。茅子曰：「新秋可念，當與子汎於沄沄淳淳^四之中，不以舟，以筏。」筏架木朱檻，

制如幔亭。越三日，筏成。

○燕子磯，在今江蘇江寧縣北之觀音山。山上有石，俯瞰大江，形如飛燕，故名。
寧縣三山門外江寧府志：「相傳爲莫愁舊居故名。」玄武湖，在江寧縣北，自東晉以來爲勝地，南朝恆講武於此。湖周四十里，宋以後淤爲田，惟城外僅存一池，中有洲。
○秦淮，水名，源出江蘇溧水縣，西北流貫江寧城，又西北入大江。秦時所鑿，故名。
○沄沄，水轉流貌；渰渰，雲雨貌。并言之，猶茫茫也。

再遊烏龍潭記

譚元春

潭宜澄，林映潭者宜靜，筏宜穩，亭閣宜朗，七夕宜星河，七夕之客宜幽適無累。然造物者豈以予爲此拘拘者乎？

茅子，越中人家童善篙檝；至中流，風堁之，不得至河蕩，旋近釣磯，繫筏垂下。下雨霏霏濕慢，猶無上岸意。已而雨注下，客七人，姬六人，各持蓋立幔中，濕透衣表。風雨一時至，潭不能主。姬惶恐求上，羅襪無所惜。客乃移席新軒，坐未

定，雨飛自林端，盤旋不去，聲落水上，不盡入潭，而如與潭擊。雷忽震，姬人皆掩耳，欲匿至深處。電與雷相後先，電尤奇幻，光煜煜入水中，深入丈尺，而吸其波光，以上於雨，作金銀珠貝影，良久乃已。潭龍窟宅之內，危疑未釋。是時風物倏忽，耳不及於談笑，視不及於陰森，咫尺相亂，而客之有致者，反以爲極暢。乃張燈行酒，稍敵風雨雷電之氣。忽一姬昏黑來赴，始知蒼茫歷亂，已盡爲潭所有，亦或卽爲潭所生。而問之女郎來路，曰：「不盡然，不亦異乎？」

招客者爲洞庭吳子凝甫，而冒子伯麟、許子無念、宋子獻孺、洪子仲韋，及予與止生爲六客，合凝甫而七。

三遊烏龍潭記

譚元春

予初遊潭上，自旱西門左行城陰下，蘆葦成洲，隙中露潭影。七夕再來，又見城端柳窮爲竹，竹窮皆蘆，蘆青青達於園林。後五日，獻孺招焉。止生坐森閣

未歸，潘子景升，鍾子伯敬由蘆洲來，予與林氏兄弟由華林園謝公墩取微徑南來，皆會於潭上。潭上者，有靈應觀之。

岡合陂陀，[○]木杪之水墜於潭。清涼[○]一帶，叢灌其後，與潭邊人家檣溜溝勾入浚潭中，冬夏一深。閣去潭雖三丈餘，若在潭中立筏行潭無所不之，反若住水軒。潭以北，蓮葉未敗，方作秋香氣，令筏先就之。隔岸林木，有朱垣點翠中，令筏泊之。初上蒙翳，忽復得路。登登之岡，岡外野疇方塘，遠湖近圃。宋子指謂予曰：「此中深可住。若岡下結廬，闢一上山徑，頽空杳之潭，收前後之綠，天下昇平，老此無憾矣。」已而茅子至，又以告茅子。

是時殘陽接月，晚霞四起，朱光下射，水地霞天，始猶紅洲邊，已而潭左方紅，已而紅在蓮葉下起，已而盡潭皆頽。[○]明霞作底，五色忽復雜之下岡尋筏，月已待我半潭。乃迴篙泊新亭柳下，看月浮波際，金光數十道，如七夕電影，柳

絲垂垂拜月。無論明宵，諸君試思前番風雨乎。相與上閣，周望不去。適有燈起。
薈蔚四中，殊可愛。或曰：此漁燈也。

○陂陀，不平貌。梁元帝賦：「階陂陀而半留。」

○清涼山名。

○頰，本作頰，亦也。亦作輕。

四

薈蔚，詩：「薈兮蔚兮。」薈，興起之貌。蔚，草木盛貌。

記遊

陳仁錫

吾每登金一之妙高台，焦二之吸江亭，北固三之三山樓，青冥落地，龍江無色。不知一片熱世界，失在何處。玉兔四爲兩，金烏五作雙。低回於明鏡中，若遠若近。而琳宮紫刹，飛廊舞磴，爲之色矜。嗚呼！所謂蓬萊方丈，瀛洲六，名掛圖籍，而試以此律，其實無絲也。然古今遊三山七者，咸便帆過舫，稍稍載筆延討，輒以傲人。是以皮相八山靈，貽辱非淺，如此遊山，與未遊等耳。

數年前，聞風結想，幾深夢寐。及遊，則裏歲糧，攜同心九一二，奇書數種，嗒

然^①居之。雞五喔後，急奮策孤往，據絕頂最高處。細觀雲之往來湊合，度水入林，含崖吐谷；或白衣，或蒼狗，或橋梁，或車蓋，姿狀萬出，應接不暇。日始升，則迴視日所囑^②處，隱躍顯晦，遠近濃淡之奇，畢在林巒相錯時。及反照，靜看落鴉帆影，出沒長江之致，不以丹金五色爲奇也。大雨後，短衣狼狽，^③趨亂壑重泉間，觀水勢不能直行，躍舞飛鳴，與山爭奇於一隙之內。春時，花未發，先課數詩，商擬開時景色，及爛縵，^④離花數百武，擇危樓傑構，置酒憑欄，與客指點霞封綺錯之奇。秋則山水本色，譬猶病客乍痊，動定閒靜；又如醉士臥起七碗，^⑤茶後也。奇石露奇，怪木呈怪；江之形澄以遠，泉之響悠以調，真堪歌李青蓮絕句數首消之。此蓋三山之勝場，古今遊之所不及也。迴視蓬萊，方丈瀛洲，失覩^⑥，負名，不大可媿耶！

○金山，在江蘇丹徒縣西北，舊在江中，今四周沙漲成陸。本名浮玉山，以裴頭陀開山得金，因名。

○焦山，在丹徒縣東九里大江中，與金山對峙，相距十里許，以後漢處士焦先隱此而名。○北固山，在丹徒縣北一里，山斗入江，三面臨水，梁武帝曰：「此嶺不足資固守，然於京口，實乃壯觀。」乃改曰北顧。○玉兔，指月。傅咸文：「月中何有玉兔擣藥？」○金烏，日也。昔人相傳日中有三足烏。韓愈詩：「金烏海底初飛來。」○蓬萊，方丈，瀛洲，海中三神山也，見於史記。○三山，卽指金焦北固。○皮相，言但觀外貌也。史記：「足下以目皮相，恐失天下士。」○同心，謂知己友人也。易：「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。同心之言，其臭如蘭。」○嗒然，頹喪也。莊子：「嗒焉似喪其偶。」○暭，音燭，照也。○狼狽，顛蹶困頓之貌。李密陳情表：「臣之進退，實爲狼狽。」○爛縵，光彩分布也。○七碗，盧仝謝孟諫議茶歌：「七盃吃不得也，惟覺兩腕習習清風生。」後因以言飲茶之趣。○覈，音核，驗也。失覈，卽失考也。

湖光山色記

英承科

宋聖簡爲余兩弟設臯比○於挺秀堂，時爲余談包山○勝概，屬寰中第一。余時神往，謂他日一了經生債，便當買扁舟，浮沈七十二峯○間。庚戌，值勞

母喪；中秋四日，宋玉汝致柬相邀。夙知主人病懶，不履戶外，謂「此行不諾，不
鈍漢耶！」卽飛棹楓江，與玉汝聖簡同野步，得新月。初六發舟，舟如葉，不飾以
帳，雨絲絲沾衣也。旋霽，則相顧色喜。風利揚帆，浪花如雪。看點點青螺，^四遠近
濃淡各殊。午後抵西山，作弔勞母。雨宿仲際書齋。齋後植千橘，前短垣，不踰數
尺。蕭蕭風雨，牆角芭蕉聲，亦復作惡。終夕少睡，醒而山容樹色，忽落枕上。簷際
便蒼煙白雲，與古藤新篁相映，不欲舍去。俄而仲際蒼頭^五持柬招飲灘紫山
房。址俱依巖石高下，後層巒，面臨曲水，汨汨有聲。隔畦爲平田若干頃，遠山修
林障之。晚霽，步天王寺。松蘿夾道，初疑爲鬼宮。偕同遊者逶迤而前，而主人亦
已攜酒肩枕簟相隨。抵寺門，一鉤已掛佛宇矣。是夜，宿覺如僧舍。

翌晨，主人實綠醑玉粒，^四壯遊色。無怒濤激激湍，舟如行平鏡中，正如所
謂「潮平兩岸闊，風正一帆懸」也。登石公諸巖，劍樓險峭特甚。兩旁賴石隙

可以容手。下則石屑支屐，前者上，踵之者額抵其距。歷歸雲洞，一線天，聯雲障，石梁。臨湖有石灘，背奇峯危壁。前湖光千頃，眺眼一空。主人布茵其上，百倍廣虎丘千人石。有石如拳者，去石丈許，戲與元明涉水踞之，欲仙去，沾沾自喜。也。時坐灘以足迎湍，濯至其脣，相與起舞，輒滿引巨觥。因笑吟云：「一杯聊浪跡，千古涉潺湲。」抵消夏灣，吳王年年與西子泛舟採蓮之所，今則爲斷煙荒草。獨其湖外藏湖，與西湖風景大略相似，而疎曠過之。甫拍岸，則舟從百丈菱花中入，扣扉投蔣氏。蔣昆仲二，大好事，至輒具雞黍供客，情禮備至。黃昏雨甚，同遊相顧快快。欽介夫出扇索書，蓋亦探客無聊，假中書君（五）寬悶懷耳。暫登清音閣，閣係嚴氏建。啓扉則縹渺山障其北，諸峯頂童然。（九）而縹渺巔獨受雲迷，則峯於湖中最傑也。其旁毛公壇，差得頡頏，（十）猶遜而左峙如侍婢然。白雲故冉冉其上矣。同遊俱指縹渺誓必陟。卽不得下，睹七十二峯，攜得山雲滿袖。

歸，不大愉快乎？晚偕覺甫、懷泉、元明、懷祿直前。逢山樵問途幾許，指白雲深處，則復屏息往。至則同遊去尺許，不相識，巾袖俱如黏絮。看縷縷樹間，蜿蜒吞吐，頃刻異狀，幽咽不可忍，遂却。却才數武耳，而白水青崖，依然如故。見翠黛山山落，煙蕪塢塢低也。主人從山腰問遊何如，謂雲巒不如晴巒勝耳。余曰：「故佳，景不難晴得也。」

時遊目已飽，歸興已濃，急作歸計。一路葵蕪掩徑，修林布幄，正袁石公所謂「一巒一壑，可列名山；敗址殘石，堪入圖畫」。從懷泉指點，委蛇而前。懷泉獨會心，吟「空山夜夜寒」。經薜蘿未登，歷松徑，看二羅松，大合圍，古枝如盤龍蹲豹，徘徊久之。舊有古刹爲福圓寺，已燼。小沙彌閒雲出茗供客，以天暝固止客宿，不可，乃歸。同遊者謂此遊僅僅得石公消夏縹緲未快，若某某若何勝概，俱未遍覽。余曰：「盡則安能，要須有興會耳。不有一几一室，而五嶽之

勝，可臥遊。有餘者乎！」抵楓江，則江村漁火矣。宿宋晉吾齋中。

同遊則宋玉汝，宋聖簡，許覺甫，熊元明。

○臯比，虎皮也。左傳：「蒙臯比而先犯之。」又張載嘗坐虎皮講易，故後以爲教授之意。

○包

山，卽洞庭西山，在今江蘇吳縣西太湖中。

○七十二峯，在太湖中。

○青螺，謂山色如螺之青

也。○蒼頭，禮記疏：「漢家僕隸謂蒼頭，以蒼巾爲飾，異於民也。」

○綠醑，美酒也；玉粒，飯也。

○沾沾自喜，史記：「魏其者，沾沾自喜耳。」得意貌。

○中書君，筆之別稱。韓愈毛穎傳：「累拜

中書令，上嘗呼爲中書君。」

○童然，山無草木曰童，猶言禿然也。

○頽頽，鳥飛上下也。詩：

「燕燕于飛，頽頽之頽之。」此謂相上下也。

○委蛇，同逶迤。

○羅松，卽羅漢松。

○五嶽臥遊，宗少文語。見李流芳題畫冊注二。

西湖七月半

張岱

西湖七月半，一無可看，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。看七月半之人，以五類看

之其一，樓船簫鼓，峨冠盛筵，燈火優傒，聲光相亂，名爲看月而實不見月者，看之；其一，亦船亦樓，名娃閨秀，攜及童變，笑啼雜之，環坐露臺，左右盼望，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，看之；其一，亦船亦聲歌，名妓閒僧，淺斟低唱，弱管輕絲，竹肉相發，亦在月下，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，看之；其一，不舟不車，不衫不幘，酒醉飯飽，呼羣三五，躋入人叢，昭慶斷橋，囁呼嘈雜，裝假醉，唱無腔曲，月亦看，看月者亦看，不看月者亦看，而實無一看者，看之；其一小船輕幌，淨几煖爐，茶鐺旋煮，素瓷靜遞，好友佳人，邀月同坐，或匿影樹下，或逃罋裏湖，看月而人不見，其看月之態，亦不作意看月者，看之。

杭人遊湖，已出酉歸，避月如仇。是夕好名，逐隊爭出，多犒門軍酒錢，轎夫擎燎，列俟岸上。一入舟，速一舟子急放斷橋，趕入勝會。以故二鼓以前，人聲鼓吹，如沸如撼，如覽如疊，如聾如啞。大船小船，一齊湊岸，一無所見，止見篙擊篙，

舟觸舟，肩摩肩，面看面而已。少刻興盡，官府席散，皂隸喝道去，轎夫叫，船上人怖以關門，燈籠火把如列星，一一簇擁而去。岸上人亦逐隊趕門，漸稀漸薄，頃刻散盡矣。吾輩始艤舟近岸，斷橋石磴始涼，席其上，呼客縱飲。此時月如鏡新磨，山復整粧，湖復穎，面向之淺斟低唱者出，匿影樹下者亦出。吾輩往通聲氣，拉與同坐。韻友來，名妓至，杯箸安，竹肉○發。月色蒼涼，東方將白，客方散去。吾輩縱舟，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，香氣拍人，清夢甚愜。

○速召也，促也。

○穎，與醴同。洗面也。

○竹謂簫管；肉謂歌喉。

湖心亭小記

張岱

崇禎五年十二月，余在西湖。大雪三日，湖中人鳥聲俱絕。是日更定矣，余拏一小舟，擁毳衣爐火，獨往湖心亭看雪。霧凇沆砀，天與雲與山與水，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，惟長堤一痕、湖心亭一點、與余舟一芥、舟中人兩三粒而已。到

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，一童子燒酒爐正沸。見余大驚，喜曰：「湖上焉得更有此人！」拉與同飲。余強飲三大白而別。問其姓氏，是金陵人客此。及下船，舟子喃喃曰：「莫說相公癡，更有癡似相公者。」

○霧淞，或作霧凇。曾鞏冬夜卽事詩自注：「齊寒甚，夜氣如霧，凝於水上，旦視如雪，日出飄滿階庭，齊人謂之霧凇。」又字林：「寒夜結水如珠，見曉乃消，齊魯謂之霧凇。」沆砀，漢郊祀歌：「西顥沆砀，秋氣肅殺。」注：沆砀，白氣之貌也。

艾園志遊

梁雲構

少參公年未強仕，卽投簪歸里。鶴冠野服，餐松餌朮，徵車相望於道，而東山蠟屐，林間之外無痕焉。蘭渠子雅有父風，煙霞之嗜尤篤，早謝去舉子業，不復作噭名想。里名之前，則考槃在焉。其徑，則九疑山陰，繁衍萬狀，應接不暇。其池館，則輞川苔溪，滻沉浩淼，令人有「水一方」

之思。其樓閣，則臨春結綺。[○]恍乎蜃氣[○]之凝，不可迫視。其台榭，則姑孰草華。[○]映帶參差，皆可以脫步屨。[○]而盤踞不去。其境區，則蓬玄姑射。[○]譎幻起伏。玩者涉之而欲仙，回首憶之而若失。而且曲房[○]邃啓，軒窗窈窕。貯書藏琴，室各異態。竹木蔭蔽，卉草妍媸。亦有別徑異塢，若後宮三千，分姿鬪勝。曼立而待羊車之幸者。[○]而可彈可拜，更可沃之以酒。[○]而玉山不頽者。[○]其石耶？清唳薄雲，玄毫而蹁躚者。[○]其鶴耶？管弦遞奏，儼然一部鼓吹者，其鳥耶？瀟澑[○]出沒，聞人語而湧金浮丹者，其魚耶？輕衫垂髮，按紅牙[○]而林鶯爲愧者，其歌童耶？

蘭渠子抱膝於此，偶伊吾[○]興至，書喜騷，詩喜靖節。[○]金石之聲，琅然振響。倦則按徽[○]一鼓，好作梁甫吟。[○]童子煮酒竹下，灶烟嫋嫋林薄間。出而摘瓣嗅花，促汲灌樹。或令園丁荷鋤從之，誅淫草，築菊畦，封蘭畹。或攜雙柑斗酒，

坐石上，聽黃鸝間關弄舌。飲微醺，便推去。或擣雕胡鳴榔，聚魚，傾而餌之；或橫竿出魚，已復舍去，大有濛濮閒致。揀童子髮覆額者，使豢鶴，狎而調之舞。一舞而長袖短髮，與縞翎朱頂，軒輊婉轉。徒倚觀之，殆爾鷗志。或令歌者奏其傳奇，標新領異，則又以若下佐之。清都別世，佳賞絕俗，睨之十步之外，蘭渠子其神仙中人與！

少參公從菟裘歸，一筇流憩，蘭渠子著彩衣，發酒徵歌以娛之。而東陲烽燧之搶攘，中朝雲雨之翻覆，西疇耘播之憂惶，曾無掛其眉端。廣韻遐襟，所謂遺世獨立者矣。

蘭渠子雅愛客，客之來遊觀者，追傍留連，若置之岱輿員嶠，多令人作天際真人想。時宗侯數輩棲遲，累日不能盡其勝。歸而清音在耳，芳馥在衣，拂之不散。刺棹而返，疑從麟鳳洲中來也。溯暮不能已，邀余各載一瓶。

酒，再涉其趣。恐星鉛月斧，締構復出；好花嬌鳥，點綴愈奇。舊時遊覽之地，今又不可復識矣。

○少參官名。強仕禮：「四十曰強而仕。」謂男子年四十，智慮氣力皆強盛，可以出而仕也。
○簪所以固冠者。投簪猶言掛冠，謂棄官也。
○鶡冠隱者之冠也。漢書藝文志有鶡冠子十九篇，不詳作者姓氏。注謂楚人居深山，以鶡爲冠，故名。野服，田野人之服也。禮：「草笠而至，尊野服也。」
○徵車謂徵召之車也。徵召，謂朝廷之招致也。說文：「檄以木簡爲書，長二尺，以徵召。」
○東山晉謝安隱居之地。蠟屐，以蠟蠟屐，意謂足跡。
○煙霞之嗜，謂酷好山水也。
○舉子被舉應試之士子也。
○啜名，喻好名者如飲食之不可缺也。世說：「右軍指簡文語孫興公曰：此啜名客。」
○考槃詩衛風篇名，美賢者隱處澗谷之詞，言成其槃桓隱居之室也。
○九疑，本作九疑山，在湖南寧遠縣南六十里。水經注：「九疑山羅巖九舉，各導一溪。岫壑負阻，異嶺同勢。遊者疑焉，故曰九疑。」山陰，卽今紹興。世說：「王子敬曰：山陰道上，應接不暇。」
○輞川，在陝西藍田縣輞谷川口。雍大記：「商嶺水流至藍橋，伏流之輞谷，如車輞環輶，落疊嶂入深潭。唐王右

丞別業在焉。」苕溪指今浙江吳興宋胡仔卜居於此，自號苕溪漁隱。
○滲水清也。汎曠蕩也。
楚辭九辨：「汎寥兮天高而氣清。」
○詩秦風蒹葭：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爲霜。所謂伊人在水一方。」
遯洄從之，道阻且長。
遯遊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。
○南史張貴妃傳：「陳後主至德二年，於光昭殿前，起臨春，結綺，望仙三閣，高數十丈，并數十間。其窗牖壁帶縣楣欄檻之類，皆以沈檀香爲之。……每微風暫至，香聞數里。朝日初照，光映後庭。其下積石爲山，引水爲池，植以奇樹，雜以花藥。」
○蜃氣海面波平時，見遠山船舶或城市宮室倒映空際，此現象謂之蜃氣。
史記：「海旁蜃氣象樓臺，廣野氣成宮闕。」
○姑孰即今安徽當塗縣，晉時置城戍守，齊謝朓曾築室是山。

章華臺，在今湖北監利縣西北。
○左傳：「楚子成章華之臺，願與諸侯落之。」即此。
○屢音變，履之荐也。脫步屢，謂脫履也。
○蓬玄，即指蓬萊仙山。姑射，即莊子所稱藐姑射之山，亦仙山也。
○曲房密室也。
枚乘文：「縱恣於曲房隱閒之中。」
○三車，以羊駕車也。
晉書：「武帝掖庭並寵者衆，莫知所適，乘羊車恣其所之。宮人乃取竹葉插戶，鹽汁灑地，以引帝車。蓋竹葉鹽汁皆爲羊所喜食也。」
○宋米芾拜石爲丈。彈石沃酒石，均見雲林石譜。
○玉山頽，世說：「嵇叔夜

之爲人也，巖巖若孤松之獨立；其醉也，傀俄若玉山之將崩。」
〔玄壁〕古今注：「鶴千歲則變
蒼，又二千歲則變黑，謂之玄鶴。」
〔氅羽衣〕氅，羽衣也。蹁躚，舞也。
〔淺澗〕水聲，又出沒貌。潘岳賦：「遊鱗
淺澗。」
〔紅牙牙板〕紅色者，拍以節樂者也。
〔伊吾〕讀書聲，亦作咿唔。
〔陶淵明〕世稱靖節先生。
〔徽〕紅牙牙板之紅色者，拍以節樂者也。
〔徽琴〕節曰徽。以琴長全體三分損一，又三分益一，轉相增減，以定宮商高下之節也。其標識處曰徽，全弦凡十三徽。
〔梁甫吟〕樂府楚調曲名。三國志諸葛亮好作梁甫吟。
〔雲仙雜記〕戴顥春攜雙柑斗酒，人問何之，曰：往聽黃鸝聲。此俗耳鍼砭，詩腸鼓吹，汝知之乎？
〔雕胡〕即菰米，爲六穀之一。禮：「魚宜菰。」菰，古作菰。鳴榔，榔爲船後橫木之近舵者，漁人擇水深魚潛處，引舟環聚，各以二椎擊榔，聲如擊鼓，魚聞皆伏不動。江西饒州等處，皆用此法以取魚。
見施潤章渠齋雜記。
〔濠濮〕謂濠梁濮水，莊子與惠施遊覽之地。莊子：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。莊子曰：「儻魚出游從容，是魚樂也。」惠子曰：「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？」莊子曰：「子非我，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？」
〔鷗志〕列子：海上之人，有好漁（同鷗）鳥者，每日之海上，從漁鳥遊；漁鳥之至者，百住而不止。其父曰：「吾聞漁鳥皆從汝遊，汝取來，吾玩之。」明日至海上，漁鳥

舞而不下也。

○若下酒名。吳錄：「長興有若溪，南曰上若，北曰下若，村人取下若水釀酒醇美，稱若下酒。」

○清都，天帝所居宮闕也。列子：「王實以爲清都紫微，鈞天廣樂，帝之所居。」

○菟裘本地名，春秋時魯邑，今山東泗水縣北有菟裘城。

左傳：「使營菟裘，吾將老焉。」後因稱

致仕退居之所爲菟裘。

○筇，音窮，竹名，可爲杖，故杖亦曰筇。

○彩衣，初學記孝子傳曰老萊

子至孝，奉二親，行年七十，著五綵炳爛衣，弄雛鳥於親側。

○捨攢，紛亂貌。東晉烽燧指明末山

海關與滿清戰事。

○杜甫詩：「翻手爲雲覆手雨。」此指崇禎朝政治之紛更。

○蘇軾賦：「遺世獨立，羽化而登仙。」謂遺棄世間之事也。

○岱輿，貞嶠，海中仙山也。列子：「渤海之東有大

壑焉。其中有五山：一曰岱輿，二曰貞嶠，三曰方壺，四曰瀛洲，五曰蓬萊。仙聖之所往來，其山根無

所連著，常隨波上下。帝使巨鼈十五載之，五山始峙。」

○天際真人，言其高尚也。世說：「桓大

司馬曰：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，故自有天際真人想。」

○棲遲，謂游息也。詩：「可以棲遲。」

○十洲記：「鳳麟洲在西海中央仙家。」

